

永平府志卷四十一

建置志八 寺觀附下

廣福寺 城南門外設僧正司

薦福寺 城西北隅金定年建

古馬寺 城西二十里金定年建

蓮臺寺 城南二十里唐建

昌黎閻公銑秋日遊蓮臺寺詩云寺古臺空在池荒

蓮已枯林聲疑過雨日色冷平蕪野水綠於染遙山

極秋逼無高天望不

尚矣雖與吾道不同均為聖人目之不治而不亂其來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一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也故世有起浮圖建塔廟者

鈴鐸聲聞十里其盛行也奚盛哉灤城南三十里有

寺輪簷沖舉殊爽人目其建方丈餘有塔塔高數

先達故老相傳謂李唐征遼敬德輔之凡嘗聞

所經便為設寺塔或立石刻銘在在正與斯舉然

足無非昭勳崇德以永終譽延慶寺其畫可蓋與

此乃不稽之言既無帛可證又無點畫可考蓋與

宣王石鼓伏波銅柱者異矣君子於是乎怠於齒焉

必其謂太樸之世功者亡其功故人莫能中其古之

世功者不自功故人愈崇其功流之世功者矜其功

故人鄙其功不自功者愈崇其功未功也君者墮其功

殊不知不謂與自敬德至今餘年矣其寺以不噫

齒者豈無謂與自敬德至今餘年矣其寺以不噫

軒廊暨塔之雲鈴過此尚慨焉嗚呼當風飄零無

復舊象感世者黠而糜不切之役甯知樹建之

時虛耗乎罷敝之黔而矩切之甯知樹建之

壞如耗乎罷敝之黔而矩切之甯知樹建之

功之將墮慨然捐資與本寺住持僧張喜領袖

市之將墮慨然捐資與本寺住持僧張喜領袖

飾金碧輝煌恍如人閒天上工始於二四丙申	像菩薩護法神王以及十八應殿稱莊嚴采	之崇基高闊佛殿為招提窟竟可隆巍繪塑佛	置之殿而加闢焉復搏士易舊木像為三大士而起	地藏殿以爲集僧之室香積之廚十三年卯建	房六間以爲僧復搏士易舊之廚十三年卯建	殿列像壁十一年善寅禪誦之堂五楹東西廊	西十六年戊子勸募善士趙君汝申年裝塑於乙	神像及改建左右二門兼築四樓於甲申年裝塑於乙	彼善信先修天者爲兼築四樓於甲申年裝塑於乙	與世共旁人嘗私語吐舌至萬歷十年壬午告	修葺爲役即惻憫寺之傾圮年更此寺當不	廊洒掃幼明慧爲沙彌頗穎健五六奉師命供殿	四子也投明慧爲沙彌頗穎健五六奉師命供殿	狼棄本寺沙門汝敬者乃寺東軒廊瓦敗壁傾木石	凡幾矣嘉靖間寺復剝落殿宇普利屯居士張儒第	明世代歷多矣其間之興廢時消息者又不知	蓋敬德唐人也由唐而五代而宋遼金元迄我皇	建年世遠邈莫可考證但據人傳爲尉遲敬德監創	佛殿後塔峙凌空百里相望曩古亦稱勝概矣其	南樓有古招提在焉曰慶寺地勢恢廓模崇廣	樓在是而法爲南三道是爲大甯店接店之西	善是漸遂建道場藉是明心懺罪福田湧殿飛	教東利生其往處所依止以懺罪修因是爲大	說法高第萬歷三十二年重慶寺記云大雄氏	州人能察其微意亦云第否乎故往來經目者	果能伺察其微意亦云第否乎故往來經目者	灤之延慶重修蓋亦云第否乎故往來經目者	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知往來經目者	以爲常不其朽噫然地以勝治云何園圃之興廢	石均等恐沒世不稱壯麗已居雄偉私塾當何如	哉均等恐沒世不稱壯麗已居雄偉私塾當何如	門富闔不耕道義惟壯麗已居雄偉私塾當何如	以相似者使桓王均壯麗已居雄偉私塾當何如	有龍齋而後得自功其日獲福之居或未必也	者魏起世安殿其後龍也事雖不可論而亦適	功以忘其功也安殿其後龍也事雖不可論而亦適	功者難成而易敗必若此則是不功其功而人蓋	飾煥然排拶可愛均之功也均此舉誠何心哉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是正殿配殿莊嚴神像東門西垣從一告竣鴻觀鐘
樓鼓樓四大天王成風蓋地間有三不修事立德
於不日大業於德莫厚於金功莫高於修言莫
立功言是德流傳萬世如朝進之捐金於修言莫
大於豐功峻德使神有世所依人有所勒者
飾之新者創之使神有世所依人有所勒者
有所適窮途歧路得有所託然後刻石勒名以
朽謂非千秋盛事哉吁浪子湯後揮金慾海修
斤守錢愛河兩俱等消滅又孰若此之捐金修
者其於利益更無窮也耶諸善信亦得與天地同
悠為記矣

州人石祖安乾隆四十九年重修延慶寺碑記云
家物阜民和世泰而晨鐘暮鼓一足醒羣動之
大報春祈亦應萬民之感則孚佑一方庇蔭億
秋賴於神功非淺鮮也郡治之南有甯鎮附石
有地界而隸於瀾也東倚江之南極海甯沃民
城地一其鎮坤離之交寺曰延慶前輩父老相傳
謂創自唐之尉遲敬德公其猶古刹多始於唐而
甲於一邑其鎮坤離之交寺曰延慶前輩父老相傳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四

於五季之說歟亦無可確據寺既無能起而不可
附列概不易名其一時并建與踵事而俱不可
然人社於神之靈神依於地之爽未必不於是乎
重修再三文甄獸石雕砌盛哉其一者鎮之偉觀
霞簇月排神斯集焉猗歟耳第乘除者新故也波
斯匿之宮掖想作如是觀耳第乘除者新故也波
久之風剝雨蝕霜侵露濡所謂沈沈其宮翼其
者倏又改色矣夫摧敗之漸始於尺椽片瓦不無
落而人多弗問久之兔葵麥穗增喟感餘情其亦
類難復振故圖功者審其機作事者謀之預也環
居人韓德玉魯變袁緒張堯璽魯通中寬韓克莊
尤士彥魯國柱袁宗昇韓景獻魯國標鵬陳琮甯
福成袁文輝等善根性成慷慨好義寺僧源星亦
緣夙定清淨皈依於殿以十二年冬建議補修數
來中繪生大佛殿天王殿咸以次而舉無塵滿月
如何繪生大佛殿天王殿咸以次而舉無塵滿月
西兩配周垣山吐殿之魔咸以次而舉無塵滿月
十九年官房五百楹火亦附之序生輝延色迨四
然一新豈徒為半偈之區實客往來行者可為憩息
伏臘居者可為會聚之區實客往來行者可為憩息

謂有漏之因雖有不實進詢其真惟曰淨智妙圓體
自空寂此西來之的旨也蓋真有源而住寂無依清為
自覺聖智之所親以證佛不量也依行門除其心因也悟
住如是而不滅為本修因漸入覺地始信自本來是正
性違其現業以次增進至於覺勤求道各在當
人非無身心受彼死法性如是積善修福以祈長
年謂之天人果呼種吸納或以未住世謂之壽者相至
於離奇變幻如十種仙更不萬歲報盡還來散入諸
趣皆輾轉於生滅場中而不足與於教也抑佛又
有言度盡眾生然後成佛蓋必盡眾於教也抑佛又
所以自壽故生有後成而足與於教也抑佛又
揚淨土欣往護念扶持又為說大小彌陀齊覺
位婦孺隸悉被權機則壽域同登固大慈力
而大覺之宏願也勿承諸心昌信欽奉依竭
誠布施以供養者請即以此洗滌身心為左券而必
於莊嚴供養者請即以此洗滌身心為左券而必
滋發勸為不虛請勒諸石以勸同然
後此舉為不虛請勒諸石以勸同然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風山寺 城 西 八 十 里

興福寺 城 西 九 十 里

白雲寺 城 西 北 九 十 里

洪覺寺 城 西 南 九 十 里

臨水院寺 城 西 北 九 十 里

臥如寺 城 西 南 百 里

遼太康七年臥如寺碑記云大遼義豐縣榆子林西
堡曾家灣臥如院都維社李守民武清縣南張性講
經業論沙門行闡撰書伏以金容殄影權方終於天
竺玉偈流芳適化被證無生而超三界依者獲摩
騰之資梵筴諦信者證覺山而梯三運苦海之舟航
退而淨六根實可謂登覺之皇帝璿衡御極玉斗乘
福國佑民其來尚矣伏維今省刑之詔禮樂交舉車
時程文選入穀之英恤孤頌省刑之詔禮樂交舉車

書混同行大聖之遺風鍾興宗之正體東韓西夏貢
土產而輸誠南宋北遼交星輶而繼好位符十號名
契千輪銷劍歸農之土倉而咏囊弓棄武邊方
無烽燧之虞百代之盛緣恢於善果則妙像遺迹本
資於勝因福壤精藍用斯院也創建清甯癸卯之年
鴻興太康辛酉之歲南臨巨海北連清甯西鄰種玉
特與東俯清灤之郡閭綺合道路環周集四眾以
之鄉東一而布政愛有清結千人之民等特營淨刹
可植誠順田度僧徒二之因共關妙法之民等特營淨刹
迄至今成聚徒十餘春關妙法之民等特營淨刹
也取橡樟之良匠焉得魯般之妙法之民等特營淨刹
之取以輝空斤斧揮風筌鴛之接翼萃之梁棟夏度木
左龕降魔之儀壯製錦之鄉變雨燾之盛九曜
經營有日燿增華壯製錦之鄉變雨燾之盛九曜
其為供也繒蓋幢幡非敏銳辭愧芻蕘屢請而弗
不可殫紀但行闡才非敏銳辭愧芻蕘屢請而弗
違數推讓而增惕濫隨部伍竭庸鄙之情虔發諦
誠聊述讚揚之頌謹為銘曰覺皇西滅像澤東傳身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七

卑家城寺 元城南七十里 隆院寺 統

黃土院寺 志城南八十里 元正年 建州

石佛寺 明城北五里 大金大定一年 王建州 志兩見 一在偏涼 汀

北石佛寺 志城南十里 州

法寶寺 年城南十里 案法寶社 州志冠南字 為上法寶莊 萬歷三

為下寺在平地也 雖上 南兩寺北為上法寶莊 萬歷三

崇興寺 城西南七十里元至正年建各莊明天啟七年

建

上青龍寺 城南六十里明景泰年重修州志兩見皆無

佛住山北明萬曆八年建

開覺寺 城南三十里州志無所謂開覺者意者開覺即

海眼之家營有海眼寺別無所謂開覺者

神臺寺 城南二十里馬城北

建福寺 城南三十里洪武年范家莊乾隆十年孟家莊

州人李健同治七年重修建福寺千佛殿碑記云佛
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歷魏晉唐宋元明以迄我
朝祠宇徧天下歷時既久興廢無常所在多有然皆
後先相望遲之又久而後一舉興焉未聞一人之身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八

數年之內再廢再興而志不稍挫事竟有成如建
寺之千佛殿者殿在寺之末層其間興廢不具述自
乾隆五十年五楹被火寺僧廣募化捐修厥功未
竟至咸豐七年戒衲覺聞重整寺院始而新之伊
曾句予另作一文以記其事予謂其本一念之誠以
謀始求萬金之美以圖終比前福印之經營勞瘁有
過之無不及也數年來明燈焚香朝夕敬禮無日
怠何至不戒於火也臘底又遭回祿並延燒淨室三
玉樓於一治五年臘底又遭回祿並延燒淨室三
非楚人之一炬竟焦土之可憐未免有情誰能遣
此佛運之劫也天欲回天也憐之免有情誰能遣
覺聞仍發大願力欲回天也憐之免有情誰能遣
捐資重修遂將佛殿六間淨室三間又募四方善
鳩工庀材不數月而葺事向之煥然乎誠之善念
者一旦而金碧輝丹青再煥然乎誠之善念
非其念之誠始終不渝而能然乎誠之善念
交應故當其廢也若天有折之觀其善念
堅與否及其廢也若天有折之觀其善念
有志竟成不可與諸氣數之適也啟茲殿之旋廢
旋興不獨覺聞之志可嘉並檀越諸君好善樂輸冥

冥中亦必有默鑒其誠者後人賡續
重修其亦有感於斯也夫是為記

興國寺 十城西唐建一

毘盧寺 里城西南三十五

水灣寺 金城西百一十建里

土山寺 十城西二

蠶箔峪寺 五城南

紅寺 四城西里南

佛頭寺 洪城西十年八里

華嚴寺 莊城西五十年石佛

華嚴寺 南城南四里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九

沙塢寺 十城西二

清水興國寺 元城南五十年建里

宜安寺 明城西五年建里

烽火山寺

明徐如勳烽火寺詩云尋芳直上翠微間梵宇瀟
瀟出半山詩罷酒闌遊客去白雲依舊伴僧閒

周家坨寺 明城西五年建里

清涼寺 榛子鎮明

永壽寺 成城西十年建里

花港寺 明城西八年建里

草堂寺 六城西里南

蘭坨寺 明城 永西 樂南 八年 十里

宋家莊寺 明城 永南 順天 六年 十里

延福寺 明城 正西 統南 八年 十里

下興隆寺 明城 天西 順南 六年 十里

甄窯淀寺 明城 洪西 武南 八年 十里

廣嚴寺 十城 里西 六

橫坨寺 明城 天西 順南 八年 十里

大覺寺 元城 至西 正七 年十 建里

鴻鴨林寺 明城 永西 樂南 八年 十里

龍泉寺 明城 洪南 武七 年十 建里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

盧家莊寺 正城 統南 八年 十里

永安寺 明城 洪西 武七 年十 建里

相公寺 里城 元西 時八 建十

延古寺 十城 里西 七

坨里寺 明城 正西 統南 九年 十里

洪濟寺 里城 金西 建八 十

寶塔寺 永城 樂西 年百 建里 明

觀音寺 明城 永西 樂南 九年 十里

白寺口寺 百城 里西 一

香花峪寺 明城 永西 樂九 年十 建里

興唐寺 明城西百十里

青坨寺 明城南一里

峯化山寺

龍盤院寺 明城西北九十里

望海寺 明城南二里

永慶寺 有城西遠碑鄉貢進士王慶延撰鄉貢進士李文治

書

觀音閣 一在開平鎮

四面觀音閣 在偏涼汀南

元真觀 北在州城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一

玉清觀 平在開

西方庵 明城西三里

彌陀庵 明城西八十里

阜平庵 明城南九里

觀音庵 明城西

明郡人魏可簡重修觀音庵碑記云夫觀音祠古未聞也漢魏後厥祠彌盈乃業化人之術者崇其神力衍文獻之傳者或薄其幻說予謂崇之崇其義與夫薄之達其旨猶之無益也說者謂觀世音蓋妙莊王女既證圓覺後棲神於炎海之普陀岩每以大法力護茲百千億萬劫此其非梵藏中未可盡憑試與談觀音之名蘊可乎夫觀非騁明窮竭百力而觀也其心也觀世又非徹視擴明徧照於百千億萬之心觀也百千億萬具而百千億萬心如何是者辟之蚤夜思議矣百千億萬具而百千億萬心如何是者辟之

音然高者下者清者濁者激而起者響而應者鳴其不平者暢其所鬱者其又發之於湫底雜之於煩囂而鼓之於聲實者或天籟地籟人籟鈞倪之和感應之觸不可名狀億計皆音也皆流於心者也塵世者各自為心即各自為音而大士能會心者即能會萬於一又能通於萬洪鐘耶有叩無其且心有來莫禦空谷耶其心神不死夫是以心無其且心有其心相照且心相應故曰觀音則觀心之謂也高明者迴光返照心至存矣直清幽之境蔽求觀其心則觀音之心見解已哉灤之長春社南舊有基址剝豁世人居張景大鈞鳩眾改卜鎮中是請臆詞以醒世之與耳食者

以上灤州

福嚴寺

城西南隅元至元年建

明邑人蕭雲漢記畧曰福嚴寺至正智順明正德真其先創建年代無考舊碑元至正智順明正德真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一

學前後修葺祝釐焚沐焉余少時館招提三歷春秋誦法孔子而院主顯存嘗言佛出西方聖人余曰佛心也心佛也吾心興則佛矣其口佛而心不焉則去遠矣誠不滅其本來良心較其西方大士何殊哉若中善知識痛大法之將敞朗後昆之智眼關共證之新途俾靈覺之地虛朗不為牽不為塵垢此便是離苦海而登彼岸也聿嚆矢羣生矣且西方便是人欲眾生者如是而世道亦借以挽囂耳昔謂聖人神道設教厥闡化機佛弟子所夙講者迴生不之說見在過去未來之旨佛弟子所夙講者迴生不具論時萬曆八年孟夏

普照寺

縣東北三里舊鎮邑人李中淑記畧云普照寺在邑城東北三里許

創建年代未詳案舊碑三年前在邑城東北三里許未建年迨乾隆三十三年前在邑城東北三里許又三十餘年而隆三十三年前在邑城東北三里許有五建於金元而傾圮如故矣考縣志之寺紀事何以附郭而遺之也又聞乾隆年間有戒僧養性者

住錫於此先大父西醒公養疴寺中曾與方外友
嘗言其為人樸誠大通禪理寺之方丈西廊皆其所
手創是師之功德實大信者又無所藉以傳遂令盛事
弗彰名區弗著惜哉且夫天而下無善創不如善述人
之者亦云勞矣傳之孟春里中袁君培溫君振德
溫君珍趙君聯舉新之因邀會中諸友敦請戒僧
員成隨緣募化於禪室無煥然一為山門大殿又
東西廊為像龕為禪八日告成復請僧立石以垂
香火於是普照之傳不滅今歲六月將歸里因垂
久遠諸君子屬家大人記之會余以待銓里因命
考其廢興誌其顛末以見諸君子之樂善不倦而二
大所以相與有成也至於佛力之堅深佛法之廣
勝嚴寺縣東八里

勝嚴寺

馮家哨八里

明山海衛人劉廷宣記畧曰樂之東西走可八里是
為馮家哨莊舊有勝嚴寺一座閱記不詳所創相傳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三

與莊同始夫與莊同始則寺之圯壞修復莊為政矣
而以不亢之身亢宗不瞻之材治寺勢必不能則莊
彫敝蓄滋寺為政亦得耳宏治十七年重建為村之
歲久湮其名大約卜氏之先蓋王氏於莊屬巨族代
不乏義士於其後隆慶四年間王氏省相諱永昌
氏於斯為盛云施捐資數百貫貽比邱之性寬使新之
者陳殷百萬好然遠若近耳目不知者之隆者為再
寬善其事巍然燦然遠若近耳目不知者之隆者為再
盛今且五十年所於茲矣盛者不必替一隆者不必
不隕兼以風雨之陵夷鳥鼠之穿穹日甚一日紫衣
人寬祿寬觀躍之願輸為檀那於甚一日紫衣
實曰可觀成躡願輸為檀那於甚一日紫衣
偈廣募夫十方之結蓮社者爰松取鍛革故離新作
凡為山門為東西殿為像龕為禪室有五無不
犁然鮮者工起於萬歷四年為誌屬
天啟元年四月既竣乃為誌屬
余余既命矣不獲默乃為誌屬

觀音寺

治有嘉靖間皆重修一則縣西南三十里馬頭營

乾隆末為灤水
所圯今無存

寶塔寺

縣東二十里胡家坨

明邑人李鳴鶴記畧曰邑之東二十里許有一胡家坨堡地聳而坦泉流而潤尤風氣所鍾堡之東一里有寶塔寺固居民祈會之所也嘉靖間信官商氏曰大瑤者修繕閱今三十餘歲其傾頹猶故矣萬曆庚辰秋七月戚氏東泉王君號召於眾而新之會余讀禮屏介予戚氏東泉王君以記請嗚呼余非能文者也矧佛事當辭而關之者乎雖然善厥惡皆起於一念以致千里而人心之敝固無可緣以通之也故煥新禪林若非要務亦其心乎善而欲與人同歸乎善休哉是舉也義何以其辭嘗謂佛西方聖人也尋聲救苦自任不待人之鳴號於尋窮苦之人也而拯救之仁矣哉佛之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禹之也豈直西方聖人有之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禹之所思也天下有聖者由已之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尹之思也禹稷伊尹之澤者思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尋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四

隆興寶峯寺

縣東十八里杜家小口

邑人陰振猷記畧曰寺未詳建始自何代莊嚴妙相正大仙容余嘗一再至焉金粉迷漫漸就頹夷而地為十數村會所必欲新之而役及里中公務咸於此集焉以故慨然身任之而苦力不瞻也鄉長者傳翁國柱慨然身任之而苦力不瞻也東賤以廣資用於是飭八材鳩六工博問陶人金問治人木問匠人色問績人凡六越而為道乃自走宗余記之余聞佛之義取諸覺其肖浮屠甚惑人

事鉗椎余聞佛之義取諸覺其肖浮屠甚惑人

以福田利益使佛流於當機而震旦之來西土第

副與余曰否命名之義誠難起古相訊姑以意會

之而妄言之隆者崇義興者旺相夫寺之必假眾力以成也鳥鼠風雨牧豎樵夫皆得而摧殘之故夫汗隆興之故即可以占前人命名之義其有憂患乎氣之慘舒俗之滄漓夫余嘗聞維摩經云斷取三抑或深冀倖也恆河沙國界外圓覺經云此身畢千大又深冀倖也恆河沙國界外圓覺經云此身畢竟無體妄身當在何處則知三重與而余獨善傳翁空此渠者瞿曇何足輕質而余獨善傳翁里此父老子弟咸於此聚焉於子與子言慈與子言孝共樂恬齒長者少軒翬於無事之天於以風氣洪鬯民情熙之日而軒翬於無事之天於以風氣洪鬯民情醕茂甚盛事是則於無事之天於以風氣洪鬯民情鄉鄙中厚望者夫

興國寺

邑人史夢蘭碑記云城東十里夏莊有寺曰興國蓋寓祝釐之意也案碑記云城東十里夏莊有寺曰興國蓋子之建由來舊矣世代遷流屢修屢圯咸豐十一年釋子沙印號蓮峯者住錫於此憫殿宇之凌遲虔心募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五

化鳩工庀材凡為佛堂廢興在吾儒原無足深論然而煥然一新夫佛刹之廢興在吾儒原無足深論然以繼流而崇飾祇林莊嚴佛像固為其職分所當為也使天下人各能盡其職分所當為也則其人出即名臣準此志也將必干城乎聖道黻乎皇猷其所以守先而待後者豈僅如法寶之當護戒律之當持乎其所致君而澤民者豈若佛日之宜尊而田之宜廣乎烏慮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或志克畔夫道在官而尸厥官曾不游方託鉢之徒尚克舉墜不為彼教所竊笑者幾希矣今蓮峯上人抗顏佛其不為彼教所竊笑者幾希矣今蓮峯上人抗顏功落成問記於余嘉其能盡其職而諸夫世之曠厥職者多也爰書此以勒諸石

華嚴寺

大興寺

雲峯寺

靖縣四十五里乾清宮太監朝重修
縣東三十五里黃瓜口
縣東三十五里黃瓜口
永樂間建崇正十一年重修

萬福寺 縣東南二十里 各莊明正統中 乾隆六年

年重修 邑人倪積信 於天福寺 原在莊東 而止

正覺寺 縣南十里 獨幽明修

樂施晉間 祖好善 鐘一具 逆流至 紀各莊 東而止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六

則誠矣 後之人 循生執 有愛河 長溺苦 海中 樂佛 於 此時 乃特 舉真 空以 示人 謂非 臆昏 睡離 生 死 為 擊乎 是故 西來 大意 抵以 滅絕 情慾 出則 超脫 自 始以 明心 見性 復還 本來 為終 本綱 五常人 非是 無 然妙 應無 窮此 其大 指也 至佛 亦何 嘗教 人去 而君 臣 以爲 人國 非是 無以 爲國 佛亦 何嘗 教人 去而 君臣 棄而 父以 求所 謂清 淨寂 滅也 哉而 况祝 佛所 變幻 眩怪 逞奇 乃邪 魔中 之邪 魔外 道之 外况 祝佛 所變 幻 惡而 痛絕 者邪 魔或 乃以 是爲 外道 中况 祝佛 所變 幻 獨幽 城舊 有正 覺寺 蓋京 東一 大神 祠也 日久 漸有 損歲 乙亥 諸善 僧雙 峯師 恐其 大壞 難理 也命 其徒 孫 淨塵 謀諸 善信 廣捐 貲財 重修 門首 配殿 一層 諸善 禪堂 鐘鼓 兩樓 悉就 整理 去歲 壬午 淨塵 又募 諸善 信重 修山 門羣 牆悉 就整 理去 歲壬 午淨 塵又 募諸 善信 嚴佛 土一 事乎 淨塵 謀勒 諸石 蓋不 欲沒 眾善 之檀 施且 以告 諸後 人肯 堂祠 宇規 模宏 闊既 壞而 難理 而可 後修 之也 嗟乎 今郡 邑祠 宇規 模宏 闊既 壞而 難理 而可 如修 之也 嗟乎 今郡 邑祠 宇規 模宏 闊既 壞而 難理 而可 之弊 從之 何可 勝今 郡邑 祠宇 規模 宏闊 既壞 而難 理而 可 爲之 記天 下何 事不 壞於 心哉 余嘉 淨塵 之奉 佛者

毘盧寺

縣南二十里盧家河創建

明吏部主事扶綱裝佛記畧日樂亭西南隅舊有毘盧寺不知始自何年歲久漸圯其後稍就修葺邇來

浮屠氏如海有戒行來守是寺且坐關絕囂不欲聞

戶外事其鄉之善士趙華者祖曰趙守定實奉大

乘教相傳云正統北行時大士託身呂氏有護駕功

復辟後勅賜保明寺主其父趙崇知樂善好施猶崇

是教寺之毀而復修者崇知海多心力焉及九華與弟

九琴亦循其教至是見如金二百餘宏製佛像共一

一鄉善信咸鼓舞樂輸得金篋者不少矣而趙君乃

十鄉尊信人刮佛面金腴囊篋可嘉也趙君與予有

能出家誼因焚旃檀香拂九蓮臺波羅蜜以菩提甘露

通家誼因焚旃檀香拂九蓮臺波羅蜜以菩提甘露

水濯筆書其事檀香拂九蓮臺波羅蜜以菩提甘露

勒諸石而記之裴璞軒招飲即遊毘盧寺率賦二

律云他鄉逢節倍徘徊誰識同岑有異苔三輔關河

初落木百年天地幾登臺沙圍古刹重重煙擁遙

村漠漠開黃菊滿頭莫滿把醉中秋色逐人來毘盧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七

寺傍古灤河喜向重陽策杖過渤海潮迴明月迴龍

城霜冷朔風多雲封斷碣傳中統磬發閒房禮達摩

相約幸逢裴狂歌則

晴窗斫地續狂歌則

又裴璞軒招飲毘盧寺酒間即事詩云翠柏毘盧寺

風寒晚磬希我甯佞佛此地足忘機燕雪遲游屐

有日雲照客衣重來知

崇法寺縣南三十里遼太康間建元中統四年重修今

改

吉祥寺縣西南八里郭家莊元中統三年建明天順三

間特請關帝居尊向離人遂皆稱關帝廟而不稱

吉祥矣案長蘆志石碑場亦有吉祥寺今無考

普濟寺縣西南八里金大定間建久廢案舊志

昊天寺

縣南十七里曾紹芳碑記謂寺為唐所創

滇西師範昊天寺訪璞軒孝廉詩云驅車又復逐征鴻萬里雲衢一徑通地擁晴沙滄海上天開古刹夕陽中重逢頓覺鬚眉爽小坐深慚禮數恭我輩交游千載外莫言分手太恩尋幽人趙建邦吳天載寺外訪友人不遇詩云荒徑背孤村歸陰窗欲昏悄然認

翠峰寺

舊在灤河西岸青坨明洪武間建後萬

慶雲寺

西縣久廢今鐘與石磴尚存

海雲寺

縣西南三十五里撒馬店重修天啟

邑人陳立記畧曰自古寺宇之建惟唐最多至明以姚氏之故大興土木而吾北省香刹寶塔遂甲天下夫佛法諸儒蓋嘗排之先代亦禁之然其為教歷千餘年而愈盛其故云何蓋其為說主於因果勸人為善戒人為惡要之於奇怪恍惚以止頑鈍之邪心則所謂開覺路渡迷津者亦聖帝明王神道設教之一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八

助也樂邑撒馬店海雲寺由來舊矣茲已傾圮十三莊善士銳志重修自四十一一年至四十七年告竣大殿配殿佛堂山門耳房文差鐘鼓法器煥然一新落成之日屬文於余余為淫之理參焉古人有言勿以年小日時而為之勿以福善小而不為願吾鄉善士以此修身以此喻人使愚夫愚婦無不止語默如在佛前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

聖嚴寺

縣西南二里吳家林其創

邑人史連元記畧曰自東漢佛入中國而釋教盛佞佛法韓昌黎諫迎禍福為之說而矯枉者又假傳奕請除佛法釋之徒爭以禍福為之論雖其臆見可謂非也釋之有佛猶儒之有聖論道雖殊而不可廢則周一李丹天堂地獄有之釋迦生中國設教一如周孔釋儒道為一方設教如論佛謂乾虛小國三徑大書合周孔院創論也亦至陳眉公論佛謂乾虛小國三徑大書合釋儒道為一方設教如論佛謂乾虛小國三徑大書合僧道為請者亦至御製詩以見乾隆間御史豈能與詩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閑邪猶泥古留資畫意與詩

材大哉王言煌煌史冊矣然則佞佛者固愚而藉
佛為名者不尤妄也哉吳勝國洪武萬曆間已云重
知何代之碑之可考者在勝國三年及乾隆二十年
修則寺之由來遠矣厥後雍正三年樂邑一剝也近
嘉慶八年屢增廓壯麗宏敞亦樂邑一剝也近
因風雨摧殘垣牆傾圮古先幾有露處於榛莽者
余心惻焉然猶有志未逮也春香道張公善初
及余族兄定周紹先邀余集是年春補之舉余善甚
亟贊成之門牆煥然一新閱八月而工告竣至
於隨時補葺相引勿替則又所望於後之董斯事者
矣是為君嚴誤舊
志作

大慈寺

張一作霖里馬頭營三十

南東大慈寺厥成不可稽諸宏治四年碑記僧人
海良等嘗於天順化時重加繕葺云今歲幾三百
真礫傾頹惟正殿一間搖落僅存李公毓德見而憫
之謀及住持圖為恢宏之計儲瓦構木石一切腐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十九

物概置不用迺於其左廣數丈許合觀音寺建之層
基互地高閣摩空歷年於茲積費數千金往返督監
年踰古稀不倦即謂今之須達長者可也雖然此地
濱於河素患滿溢自為招提勝境當必遣庚辰驅余
祁永作一方保障則斯寺之建公其尤有深心乎余
客茲土聞其事悉爰備誌之以垂不朽
乾隆五年

崇福寺

莊本金明嘉靖間重修元
至元間改建崇正九年重修

崇興寺

搶出銅像百餘尊大鐘一口透龍碑頂一方移建於
河東南岸然止平草創仍舊殿於咸豐十年本村人
於東南半里許山門大舊殿配房遂復模備人李
潤林倡捐重修山門殿配房遂復模備人李
皆煥然一新其自記畧曰興興寺創始於元本為歲時祈

皆煥然一新其自記畧曰興興寺創始於元本為歲時祈
後一人也吾鄉之崇興寺創始於元本為歲時祈
後一人也吾鄉之崇興寺創始於元本為歲時祈

報地自灤河為患遷徙靡常迄今將近百年矣衰而
不興廢而不起是誰之過歟佛教自東漢入中土後
歷唐宋元明寺院日廣乾隆時有侍御某上言沙汰
僧道銷除寺院者日純廟面諭曰一紙詔書有不
奉行者乎唯相沿已久三教並行是在人讀書者維
而巳大哉言乎真非臣下所及且中人以下之資
語以聖賢書輒瞠目不識觸見神像每生肅敬心
匪僻意蓋其觀感有動於微者此易所云神道設教
也寺工既竣鄉人謀之勒
諸石余因質以記之

福明寺

年縣西南四十里仙院明初建宏治十六

興龍寺

縣西南三十五里溝齊家

邑人倪述記云釋氏因果之說儒家所不道然
六經所載福善禍淫之理固昭然不誣也但儒家
所言者自然之實理釋氏所言者假設之名像雖
立說太幻奸民時得乘之為非然亦設之者非也
而釋氏之意不然也夫釋氏亦期於勸善而已耳
今聖人在上治教修明一切事涉妖妄不可為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不必為之善夫人而知之矣至若孝父母敬天地
貪殘懲欺詐濟人利物以公滅私固皆秉彝之常
而釋氏之所諄諄致意者也不亦假乎且彼愚人
以曉譬愚人有禍福而巳聖人亦曰為善獲福實
理道哉知未必皆信而巳佛曰是有神焉無以察
然也愚報應則竦然動矣故曰是為神焉無以察
惡而司其報應則竦然動矣故曰是為神焉無以察
有不概行斥絕以博衛道之名者無所取諸而
勸善而已焉可也樂邑西南鄉非菜溝莊故有興
寺一所自前朝宏治年間至我朝剝蝕多所缺壞
曾一新之迄今歲浸久風雨之所剝蝕多所缺壞
因而闔莊人等議捐金欲成斯舉而四方善信亦
有捐貲樂襄其事者前月訖於今十餘月圍牆一
是役也起於去年二月訖於今十餘月圍牆一
德為芥子須彌之說亦曰義存乎勸善則
居是鄉者固不稍為留意其間也
靈澤寺 縣南二十里閭各莊金明昌
邑人邱閣康熙乾隆間皆重修
皆天地清淑之氣磅礴鬱積之名區勝境不騷一人之歌

詠暢遊人逸士之胸襟者也顧又私心竊計天下之
所謂名區勝境者皆創寺建院為緇流羽士所據
吾人雖一尋幽訪勝偷閒作塵外所想若假借者難
又自維吾人不絕世之人職分所當為倫常所難
逎自禮教之外戀此不能勝其身為無所關之身放
蕩於禮教之外戀此不能勝其身為無所關之身放
士倡為因果之說以鼓動乎斯世取之苟非流羽
修飾之而點綴之則勝地亦黯焉而無華且不沒於
荒煙蔓草者幾希斯宇增輝寺之舊矣今則重加葺理
寺之音極目騁懷致樂也嗣於是而詩客騷人遊人逸
士必將攜伴聯歌吟上歲於此則豈非斯街之光
哉抑斯寺成固非一甚繁足歲月然而工始竣雖積
縵積土成嶽固非一甚繁足歲月然而工始竣雖積
闔街響應四方風從厥有勤勞且不可沒也故街之
徵余為文勒之貞珉用垂不朽且以勸後之好義者
云

邑人黃叢拙記畧曰漢明帝聞天竺有異人其名曰
佛遣使迎至京師建立白馬寺此後世佛殿所以名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二十一

為寺也此寺舊名靈澤不知何所取義即閭各莊鎮
亦不知肇基何代靈澤寺則始於大金明昌年間迄
今蓋五百有餘歲矣此寺乃煥然常新則建之朝市
改易不知凡幾而靈澤寺乃煥然常新則建之朝市
誠有足多者獨是佛教未入中國之先凡垂諸祀典
者六宗五嶽四瀆五祀之各異聞其神祇天子三公諸
侯大夫之各異聞其神祇天子三公諸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而塑像奉祀者闕如孔子
道隆千古配天地之聖而塑像奉祀者闕如孔子
未聞比閭族黨之間有所謂覺類池也迨佛教既
入中國之後四海響應百世尊崇名區勝境從一鄉
村莫不修寺塑像以供香火何令人景慕信從一切事
於此耶且其言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曰一切事
為如夢幻泡影是蓋以虛無寂滅為主矣今也桂殿
蘭宮莊嚴佛像金碧輝煌極盡繁華之揆諸清淨法門
亦不相似然試向皈依佛者而慰之曰公今誠心
向善皈僧禮懺修寺奉佛是無量功德何必歡然大
喜更試即其禮懺修寺奉佛是無量功德何必歡然大
君臣父子爾昆弟夫婦以從事於佛心不歡然大
則必艱然不悅抑何慕其名而避其實乎可見性之說

理之在人固未嘗須臾而或泯也即此感通發見
之真語以忠孝綱常之理分析心性別異同必曉
然天性之親頓悟人倫之樂豈非名教中之見身說
法慈航普渡者哉夫釐正祀典挽回風俗有心斯道
者既闢而莫為僅於碑記中追溯原委微示義指
又迂闊而浮圖暢師序猶見斯文之未喪用寄感
佛昌黎送覽者將謂我為刻畫古人乎固不能辭其
慨耳後之覽者將謂我為刻畫古人乎固不能辭其
責也而深有望於
當代有道之君子
滇西師範過靈澤寺詩云略約橋西路間來禮梵王
始知開士宅半屬老農場秫穗出簷紫瓜花當院黃
寒鴉飛不定
繞屋噪斜陽
又偶過靈澤寺詩云忽有尋幽興行行策短筇人來
秋色裏寺在夕陽中野水含情綠孤花著意紅到門
僧不見庭
草自西風

龍興寺 縣西南五十里祥雲島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明邑人張國瑞記畧曰邑西南五十里祥雲島中有
寺曰龍興創建於唐殿宇恢宏最勝地也維時僧雖
不滿千約以五百計蓋神靈所棲止迨我朝正德間
遭風霾之害雖以正源和尚楊不語諸人不能挽其
盛蓋盛衰倚伏物理然也萬歷年間忽有僧名佛
照者拄杖尋真至海島緩步而行四顧徬徨喟然長
歎不覺淚下若有夙業者乃就其地而卓錫焉募之
善士法堂重建夫非剝極之將復也而二年佛照圓
寂其徒法重建夫非剝極之將復也而二年佛照圓
乞予文以記之

清隆寺

舊志云縣西二十五里案境內無此寺名疑即
相舊志云縣西二十五里案境內無此寺名疑即

西屬灤莊東屬樂寺

大雲寺

各縣西北二十里楊

殊勝寺

舊在縣西商家堰社元至元間建明萬歷
辛亥河漲西商家堰社元至元間建明萬歷

興盛寺

縣西北八里小聖廟莊舊
為明佛陀天啟二年重修

龍泉寺 縣西北十里饅頭莊元至正年連清明宏治嘉靖

有於至正間修建立寺曰龍泉

清鸞寺 縣北十三里

知縣陳金駿記略曰邑距城北十三里博落坨有寺曰清鸞創建舊矣隆癸酉命名之重葺之屬記於書余既述其顛末畢獨於前導東青鸞此青鸞之所自出也然宜曰五色鳥為導清鸞也况以是名寺遍寰中寺皆然亦不獨於樂博落坨也抑嘗有疑焉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二十三

嚴佛寺 縣北二十五里胡

朝陽庵 縣西南七十里

邑人李中淑碑記略云樂邑濱於海其境幽而地廣泉甘而土肥桑田數十頃與洪波相上下蓋邑之名區也余嘗聞諸友朋而未獲一覽其勝觀音庵之石瑞師之言曰偕石曰住持慧辰以重修觀音而故創造之勞有不可勝人知之久而其興衰之觀音庵為最住僧元不詳法兄即慧辰之師也幼時落染於此足履之量所入以給僧眾終歲之用植藝穫積粒而存之資所入以給僧眾終歲之用資於乾隆二祠年修佛殿兩座費千有餘積囊而以其餘為祠宇修之資所入以給僧眾終歲之用劫之變幸蒙府憲斷明修未適遭惡徒仍給告示嚴禁曉諭鈔銘碑陰以杜後患斯也智元已示寂矣其徒慧辰續其衣鉢書所患斯也智元已示

人網罟開仙源真世外何必覓蓬萊
隨潮乘一葉
萬頃接茫茫海外疑無地寰中別有天
僧樓融霧溼
經榻抱雲眠臥聽鐘
聲動空林起暮煙

觀音庵

邑人倪炆記略曰觀音大士者迷途之指南苦海之慈航也凡情緣孽海愁苦抑鬱之入一守其教立以無盡彼且一信何諸有又焉能普濟萬有耶曰惟嘗讀心經之言曰普濟萬有耳吾不能博通內典然

其空萬有故能普濟萬有耳吾不能博通內典然
道絕無之誰得而無之無再食則飢一歲不製衣則寒雖
欲無之誰得而無之無再食則飢一歲不製衣則寒雖
空而得無則化育息凡三綱五常之道亦焉得而
行而後人能行乎貧賤胸中無夷狄患難而後能
乎夷狄患難古之貧賤胸中無夷狄患難而後能
苦厄者如是而已彼屠子甯得而聞之耶或曰天
苦厄者如是而已彼屠子甯得而聞之耶或曰天
齊景公有馬千駟一驄安在秦始皇吞并九州土
奚存且婉兮變兮倏而華顛碧莖朱華頓成菱草雖
物皆不得謂有也今之人沾沾於色相之中役役於
形體之末輾轉陷沒苦惱無休誠一舉而空之役役於
自在所謂乘般若舟渡煩惱海有莊是矣空之役役於
其教立躋春臺也耶樂亭濱海有莊是矣空之役役於
音庵不知其創建何年歲甲寅鄉人謀而新之舊有
庀材數月而畢某董其事前殿後殿廟宇神
像巍乎煥乎金碧輝煌以董其事前殿後殿廟宇神
翼可觀乎盛舉也既竣將勒石而告也於予故舉
大士所以能慈天丈而為世之塑畫者多為作婦
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而為世之塑畫者多為作婦
像蓋承魚籃之變相而誤要之觀音既現眾身為人
法雖飛走之物亦無不可何論男女乎惟元僧讓陋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二十五

者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則能空乎貧賤者也夫
乎富貴豈復有富貴之苦乎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
苦厄者如是而已彼屠子甯得而聞之耶或曰天
齊景公有馬千駟一驄安在秦始皇吞并九州土
奚存且婉兮變兮倏而華顛碧莖朱華頓成菱草雖
物皆不得謂有也今之人沾沾於色相之中役役於
形體之末輾轉陷沒苦惱無休誠一舉而空之役役於
自在所謂乘般若舟渡煩惱海有莊是矣空之役役於
其教立躋春臺也耶樂亭濱海有莊是矣空之役役於
音庵不知其創建何年歲甲寅鄉人謀而新之舊有
庀材數月而畢某董其事前殿後殿廟宇神
像巍乎煥乎金碧輝煌以董其事前殿後殿廟宇神
翼可觀乎盛舉也既竣將勒石而告也於予故舉
大士所以能慈天丈而為世之塑畫者多為作婦
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而為世之塑畫者多為作婦
像蓋承魚籃之變相而誤要之觀音既現眾身為人
法雖飛走之物亦無不可何論男女乎惟元僧讓陋

無識遂以為妙莊
王女良足噓爾

白衣庵

現處其像作白衣瓔珞手執楊枝故又稱白衣

大士是白衣即觀音之別稱也今祀白衣者止塑一

尊祀觀音者則多塑三尊且牽與三霄相混統以聖

母娘呼之事本荒幻俗又沿譌是一是二誠無足

以上樂亭縣

崇興寺

在城西

地藏寺

在北門外

棲霞寺

在角山之巔

明衛人鄭巳重修棲霞禪林碑記云大雄氏以一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河山流峙之空也家邦限之空也陰陽運行舒慘
也民物繁耗消長一空也世代之運闔息一空也
空之所現大光明也一空之所施大慈悲也
各利大功德也一空之賦予也
空之通利也萬起滅生各流動者一
空無寂感也一萬起滅生各流動者一
不以無而無一人人可圓覺之真性不有而
而菩薩也人人可躋涉而法乘道航也顧世之人
自為之桎梏自為之執滯自為之遮礙目奪於五
則目蔽之而不空矣耳奪於五音則耳奪於五
矣口奪於五味則口室之動一魔矣興於五官則
體役之而不空矣一室之動一魔矣興於五官則
一障之設也所謂家路透安則宏闡祖風
萬阻末之由以達矣故雄氏徒有欲於乎千險
丕振宗教繩繩相續而無端燈相傳而永照率於
荒山窮谷中居之庶幾息塵絕燈相傳而永照率於
理以徑超乎大空之域非惟可想渡頓悟乎大空之
渡宏濟但凡眾生羣品孕靈含氣者皆得以違離苦

海普赴靈山而證此一空之因果此吾鎮之樓賢禪
院之所由建也棲賢古剎也在此吾鎮城北主山之
巔山高侵太空鑿諸像高一顧四遠動數千里外
刹毀於兵燹日久之洪武間高僧有圓勝曰悟澈幾
迹而新之繼者祖宏曰棟宇高麗之盛道衍孔
百年間日延月熾位置雄大治道相背馳有廷臣
名勝道場也宏治紀元直欲治唐虞之盛道衍孔
孟之傳以大雄氏之教與古治道相背馳有廷臣
命天下人廬其居火其書如韓愈氏所云惟在京
暨古刹勅建二事不與撤毀例澈大為宗門懼以
本寺雖古而無微不信也託先容於予而戲之曰
明偕過而述其巔末圖示永遠予容於予而戲之曰
古耶不古耶身存耶存耶人况大雄氏之教自教
之行耶不古耶身存耶存耶人况大雄氏之教自教
周顯王時始有西域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根深盤
蒂結上下三千年間其惑世甚矣其入中國根深盤
矣茲遽以一二寮窠建白遂為之毀之竊恐既非經
正民興之大本又非明先王之微權名曰撲之
實以熾之也雖乾坤之場猶不能不壞於一十二萬
有得焉者也雖乾坤之場猶不能不壞於一十二萬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年之後毀之與否奚暇容心於其間哉澈曰不然吾
子之論至此固宗旨也然糟粕精液之所出也土苴
英華之所見也指非空眞空之顯形也且歸斯受
也泥空非空一切有爲皆眞空之顯形也且歸斯受
之亦昔孟軻氏之闢楊墨不關之也矧今日入海
無邊不假有形象者以示之吾恐其有天下而不與
君孰其舜耶祿天下而不顧臣孰其尹耶身一空也
故殺之可以成仁生一也予曰如爾言可以取義斯不
亦吾子名教之大助也予曰如爾言可以取義斯不
之有少見焉者蓋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正在於
不開門以納嫠婦也若在然則百千萬億化身之
金人箇箇具之矣或在有之矣其於一世界之建廢
今日觀之不能以或無以爲後日觀之有無似無
又皆一觀之魚而筌免而躡焉也爾於眞空者將如
有見者也曷識而歸之鑄碑石俾後之觀者將如
今人之視古庶幾世有徵以知眞空之不可滅
云宏治
三年
邑人余一元角山棲賢寺會碑云榆關北角山有寺
曰棲霞或曰棲賢云棲賢寺從來蓋已有年正殿奉觀

榻	日	形	議	人	峯	海	形	居	駐	棲	門	救	蕭	觀	真	知	事	盛	日	化	此	以	慰	人	自	自	必	呂	為	棲	角	想	留	之	守	先	刹	松	音
僧	登	勝	重	遊	南	相	勢	庸	防	賢	大	人	鄭	頤	能	奉	余	焉	糾	邇	僻	無	大	將	救	苦	人	公	士	霞	山	見	有	載	禮	達	也	翠	大
寮	山	罷	修	賞	臨	去	蜿	而	重	良	賢	地	諸	讀	奉	謂	會	有	來	處	負	士	奚	夫	耳	能	也	人	更	先	昔	在	同	蕭	岩	柏	士		
一	以	官	而	之	大	十	蜒	東	禱	有	也	蓋	公	書	大	爾	數	殿	山	大	士	力	耶	大	士	奉	故	諸	名	生	人	公	舊	鄉	公	山	古	而	
歲	學	後	未	區	海	餘	至	其	重	以	然	吾	後	此	士	必	諸	王	宇	隅	士	現	亦	若	能	救	體	士	棲	因	手	記	誌	先	顯	之	碣	配	
中	健	與	果	其	實	里	平	峯	建	夫	則	鄉	塵	中	者	人	化	會	增	香	身	必	人	救	而	而	救	賢	知	澤	雖	者	猶	鄭	巔	石	殿		
居	步	二	也	東	一	其	州	如	角	是	寺	先	者	戊	慎	知	各	新	火	說	綽	各	具	使	致	而	佛	以	地	所	久	可	詹	公	已	建	參	門	
山	習	三	余	西	邑	間	之	屏	樓	為	之	達	余	成	謂	大	率	崇	奉	法	然	有	苦	不	令	大	之	門	是	實	存	漸	考	榮	所	有	差	廚	
常	之	同	幼	兩	之	為	角	障	賢	記	康	皆	猶	進	徒	士	亦	日	僧	一	段	有	餘	心	得	自	斯	必	耶	前	且	就	也	所	搆	又	海	麗	僧
數	既	好	時	歲	觀	海	折	互	寺	熙	更	而	體	今	崇	各	知	眾	常	元	苦	矣	各	已	而	苦	能	先	猶	往	公	落	且	搆	今	有	亭	依	舍
月	久	為	喜	久	山	關	而	千	東	元	名	大	大	乃	具	所	發	每	能	心	吾	願	思	而	以	救	之	具	神	觀	來	而	而	山	二	望	乃	山	舍
既	欣	不	角	傾	巔	城	下	里	廊	年		士	士	司	苦	以	願	於	一	願	吾	願	自	而	救	不	苦	自	猶	來	而	而	山	望	乃	山	然		
欣	其	以	山	廢	舊	而	直	而	記			之	由	教	名	各	願	二	番	一	願	思	而	以	救	不	苦	自	猶	來	而	而	山	望	乃	山	然		
林	攀	之	居	僅	有	角	趨	長	云			在	此	津	也	各	求	月	力	番	願	思	而	以	救	不	苦	自	猶	來	而	而	山	望	乃	山	然		
壑	陟	遊	山	存	棲	山	海	城	北			佛	自	門	似	友	求	十	焚	苦	願	思	而	以	救	不	苦	自	猶	來	而	而	山	望	乃	山	然		
之	為	晚	海	遺	賢	者	涯	即	諸			佛	自	門	似	友	求	九	修	口	願	思	而	以	救	不	苦	自	猶	來	而	而	山	望	乃	山	然		
美	勞	年	即	址	寺	高	出	諸	山			佛	自	門	似	友	求	大	悉	也	願	思	而	以	救	不	苦	自	猶	來	而	而	山	望	乃	山	然		
又	遂	多	樂	鄉	為	出	山	因	山			佛	自	門	似	友	求	士	心	寺	願	思	而	以	救	不	苦	自	猶	來	而	而	山	望	乃	山	然		
歎	設	病	其	人	昔	羣	與	自	自			佛	自	門	似	友	求	誕	感	前	願	思	而	以	救	不	苦	自	猶	來	而	而	山	望	乃	山	然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夫頹垣斷甃之荒蕪日甚也乃謀於同志擬復建廊
廡勿鍾靈毓秀前人言之詳矣據余所親見則尤有靈
異可紀者道光壬辰歲大旱城鄉徧禱於寺之心遂未
洵邑紳數十人徒步登山禱於寺心遂未
而片雲起山隈大雨如注野足人之心遂未
也首事者傅問樵孝廉而題額於井亭以志其舉
則邑侯蕭公也丁未春廿四夜有鶴數百集於山
頭鳴若笙簧也
白翎丹頂彌滿岡心竊異之適宿寺中聞聲出視則
邑人郭石臣以是科捷南宮始之悟為地方文明之兆
夫以山之靈異如此則募資而建兩楹於東偏其西則
不能舉其全志勸募之資復舊觀斯則西矣力
尤有待苟同志君子因而成之俾復舊觀斯則西矣力
哉道也抑豈獨茲山之幸已哉
邑人傳德謙重建角山樓賢寺西廊記云余友重怡
齋滿洲人官佐領嘉慶間淡如也余自秦中歸來與
山寺中徜徉泉石之間猶健欲相偕為角山之遊每
之款洽話舊羨其步履猶健欲相偕為角山之遊每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以未能為恨適怡齋營山寺之東廊並移魁星碑於
巖上屬郭憚琴孝廉以碑記商訂於余且謀其西廡
余讀其記而歎曰美哉怡齋此舉也人之幾何而務
汲然以起衰廢為興且留其心於禱雨之驗鳴鶴之
祥嗚呼民生之利賴人才之奮興非日往來於胸中
而能若是哉夫角山固一邑之鎮望也其初年關於
官吏之翦伐而寺復壞於西源之僧道也其初年關於
春公捐數百金屬邑人田西源之僧道也其初年關於
其後以無僧住持又幾為樵蘇者所毀怡齋以殿山門
閒人時加護視寺賴以存念蘇者所毀怡齋以殿山門
地遊息之區而殿然以興念蘇者所毀怡齋以殿山門
巖上碑文星光顯於千仞之巔其用且建昔人閣於
其意乃謀於同志勸檀施建西廡以成其志矣閣於
竣爰志其始末於壁其捐暨先名生講學之遺別勒
石以紀於寺西之殿宇復舊觀則全盛遺址勒
具存又賴同志君子有以復其舊觀則全盛遺址勒
規模庶幾復覩於今日矣道光二十八年全盛遺址勒
水陰寺
紅在葉青松滿山冷豔山深南有古洞中石佛
規存以愛乃意巖地閒其春官而祥汲其余巖以

團雲寺

雲在團山

後角山寺

關在團山三道

明馬敦角山詩云夙抱煙霞癖無緣脫鞅掌百慮

蕩內機庶事勞外像忽紛青陽暮遙憶山林賞薄言

尋蹊壑所希絕塵網佳氣紛鬱蔥寶地開虛敞泉聲

清且幽物色何駘蕩莓苔故徘徊碧松露石響舉觴

臨東風悠然任來往長歌故樹日初上古

洞恣風偃仰歸來憩空堂芳樹裏初上

黃景夔角山詩云古寺亂峯久嵐光四映碧出城

指郊路遊賞恣有所適俗吏苦紛拏得卜一宅曲徑

力未倦願如有所獲遠蹈幽人安得汲一宅曲徑

便通樵蕨長柔可摘白晝鳴禽寒得汲一宅曲徑

紫崖樹黽長柔可摘白晝鳴禽寒得汲一宅曲徑

靚海氛光景相薄射曠哉此時懷迴與塵世隔長風

吹襟袖清

嘯萬里客

陳縮角山寺詩云每日城中見角山入山始覺遠人

寰松雲細裊龍宮靜石蘚斜侵鳥道斑殿閣影從滄

海落梵鐘聲度碧空還關門吏

隱無多事猶羨齋僧盡日閒

陳天植角山詩云振策最高處危峯接大荒雲歸

遼海白沙湧薊門黃野草最邊地秋風冷戰場不堪

重弔古把

酒酌斜陽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三十

人帆關二益步路鞍健路上海隱陳遼陳隱海寰陳嘯吹靚紫便力指黃洞臨清尋蕩明	止向城三犖有穿乃驪遠決人朝	歇東內里確紅過行騎又難皆飯使	之去外當難門墳至之不可著憚欲	所望民路行跨墓山選足行往金	也之居又然路田海從獨縱有角昌	扁渺田野一從扁隴關者往得嘗山業	曰然野間言扶八羅人止去遊寺遊	玩又道路屋視桑九城以之今日言內路絕不回到關上被其	芳上二厯此猶日及北以蓋紛然而皆不聽遂去大	亭三厯在山易蓋近路皆布石為數百	此里可山為蓋近路皆布石為數百	在指海三分一治也為數百	山有海三分一治也為數百	已六亭此亦遊	居面亭此亦遊	三亭此亦遊	分此亦遊	之亦遊	二遊
------------------------------------	---------------	----------------	----------------	---------------	----------------	-----------------	----------------	--------------------------	----------------------	-----------------	----------------	-------------	-------------	--------	--------	-------	------	-----	----

而望寺猶縹緲寺後有一圓峯左右各抽一麓爲龍
虎寺居其間地雖高卻平穩在途上雪中深履風寒
砭骨及至山上融盡一卻如掃不登陟之難至
盡入於壑餘皆偏角遂徑去庭闋然若無人佛殿
寺始下驪從西書聲門入庭處然坐佛一軀
東小屋中有讀書聲小戶垂帷遂揭而入有一少
轉過佛龕北隅有一掩卷而起直上揖而坐少
年取紙筆置前書問曰先生至此何幹余曰外
人因遊玩至此不期得遇佳士與從者故可宿
敢當呼童子進茶坐頃出就寮與從者議留宿
計少年隨至余問曰今欲宿此寮與從者議留宿
否少年曰此庵好南今欲宿此寮與從者議留宿
領之已而寺僧進夕飯與從者飽於是遣從者一
持騾歸察院使以明早來待山下乃登寺之西岡
皆如巖層累如臺其西深谷俯視千仞羣峯拔地轟
立如劍戟奇壯磊落但色慘如鐵欠秀氣甚遠遂
大川出其間即石河上流也至此望絕頂可坐百人
從巖隙攀援而上凡三四亭卻在膝下東南天水相
亦有石可踞到此視望海亭卻在膝下東南天水相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接登萊地方亦可見但眼力不及耳西南羣山重
嶺東去十餘步即長城也隨山北走非秦時古城於
嶂間自是天下偉觀令城外岡麓高處各置墩臺深
明初魏公徐達所築也賊兵不得潛身其處置墩臺
谷暗壑無所不矚使賊有憾不日暮風多乃謂壯
且密矣循堞徘徊自感慨之思一日暮風多乃謂壯
庭有宏治萬厯所立兩碑後又有一碑前年又
漫不可見陰燭皆古茶間話亦夜深歸東作也
余至其房翦燭烹茶間話亦夜深歸東作也
夜中風起松檜皆鳴呼從者復臥云月猶未出余
自起視之海色蒼然而身已復臥矣夢寐未出余
浮雲不定似北蒼然而身已復臥矣夢寐未出余
意思似南悲遂不能睡少頃又起視之海上東
海波半明半暗光殊奇雞亦鳴矣枕上得七絕
硯於少年韻作律一首呼燭起坐使從者求筆
飲俄而南炕老僧至問其年書贈之曰何四酒
此僧不可輕視亦曾作過品官託於此想亦有志
空門罷職之後老而無局故寄託於此想亦有志

君子而恨不能早知叩其所存也遂別少年出山門
日已高矣俯視關城炊煙滿空亦一奇觀少年姓名
程洪字容年二十無如此人清朗舉止閑雅言不
苟前所見秀才無能盡記時也問答話頗多而所
書紙少謂余不能朝鮮人金昌業大月二
又角山寺次碑上韻云騎驃百折到禪廬迥出人寰
地勢孤繞塔雪峯連北漠度窗雲影目東吳偶看古
碣驚前劫遠撫長城歎壯圖俯視
向來爭戰處茫茫落日滿平蕪

圓明寺 城西五里北二

蟠桃寺 在桃峪

鷹武寺 在鷹山

湯泉寺 在城西六里溫泉山

陶淑癸巳七月望後浴湯泉得長句十四韻云神工
偷鑿雲根虛地居離位坎流趨人間煙火絕不到長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三十一

曾聞驪山擅名勝茲泉胡出邊之隅我來時值大暑
退峯嵐翠點秋光疏一尋源到真境中涵清淨摩
尼珠一泓空碧剖兩斛流乳傾不枯濯纓濯濯足
人自取俗云療疾斯言愚我欲伐毛兼洗髓忽覺清
風生體膚平生煩熱滌不盡快意且復得斯須夜來
散髮深林外天邊放出玉蟾蜍湛然照我清肝肺空
中禪旨疑有無此時氣冷諸天寂但聞幽泉鳴笙竽
回頭始覺塵海脫
倚床高臥夢遽
又宿湯泉寺和弟東川韻云疏磬搖夜影幽上
方冉冉妙香流人依月冷心都淨山借泉溫氣不秋
造物何曾清福各名場幾見好官休
今宵此夜良難得桑下能無三宿留

慶福寺 在白雲山詳

邑人余一元白雲山慶福寺修建大雄寶殿碑記云
佛生西域漢明帝時入中國其教寢盛深窮谷中
靡不崇奉尊明帝之深入窮谷以之陳俎豆設禮容
人皆駭而避之矣以之演梵音談內典人皆習而安

之矣故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其鹿豕遊此時深
山之野人他日明堂之聖人也
者角者啄者相與純蓋山主靜
宜於山也亦若乎蓋山道靜
靜境即佛境也石門東有白雲
靜境即佛境也石門東有白雲
有也僧圓真道戒夙成以寂苦
明季清初迄今蓋二十餘載於
持募人爭助之業已構觀音大
配以兩廡又構毘盧佛殿五間
順治乙亥修葺六間建寶殿五
諸羅漢果耳修室六間建寶殿
竣而氣勢巍峩規模壯麗居深
山僧索余言一記其勝常論佛
悟耳何與於人而自福也謂
之福人由於自福也謂靜而
悔吝生乎動人日何能廢動
動斯吉焉佛能錫人以福豈
師佛之靜福已隨之即佛之
言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惟淡
可以致遠不然亦難乎惑於中
欲以幾佛之福亦難乎惑於中
其靜也靜之一言以誌之
告天下之悉心佞佛者是為
灤州石申莊嚴福壽寺佛殿
東平沙迴野既蒼山秀水亦
至我永平始睹有川巖之盛
壑北走太行行廣微無不備
室一土僧點綴林泉應酬
關道場莊嚴佛土能容僧
十八年告歸灤州一年中
至二年抵關俯海從余占一
縣北之蟠桃庵其水石之奇
煤燒地炕與春氣相烘發
君都司文君諸生馮子盡
各爭豐盛至暮酌不飲
諸公流連爭相投轄以應
北一帶山光峯勢因程送
壑之勃心面決於初秋
前從遊者過他山而顧徑赴石門寨不入城止於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始耗雜相在慶平大而則止之巾鳥而樹於分四曾	入一諸繼山福乃三為農畏皮真枯眾帳邊處週皆	釋錢人跡上寺乃光諸豎遠肉眾仙山於郵不之秀	門也役而而而大之山所嫌也山之仙無雲又屏其	不僧中為我前聚間一採深天都外聳削壁之干霄接	識幼助之功德有太乙胡居士估守關布大施古有	字零一功老僧力不過雇工鞋之料擡石扛互	况落手德有太乙胡居士估守關布大施古有	佛幾足老僧力不過雇工鞋之料擡石扛互	法凍之僧力不過雇工鞋之料擡石扛互	只餓力不過雇工鞋之料擡石扛互	知死一布莊人救活也	勤山鞋之料擡石扛互	苦莊人救活也	為人救活也	懺活也	悔也	也	基
馮子之別館余占一不果來其諸他主皆至與朱	公夜商晨出之舊蹟有公云去此十五里祠壯蒼幽	乃戚南塘之意欲先眾舉觴云不關帝五里向白	可憩也其遠者後其近者歸計如二有餘地次日	家山先其遠者後其近者歸計如二有餘地次日	遂並驅而前過石河歷村聚聯互環折民氣熙樂籬	落房壁豆架壺棚采鮮蓄乾家間人樸見客來至咸	異咸喜泉溪爭流也肩輿漸陞幽邃欲極忽焉豁坦蓋	無幾何時垂及至山也濺進塵跡幽邃欲極忽焉豁坦蓋	皆種穀菽遙聞鐘聲蚤有僧十餘輩拱立路側導	引而前侍者數人揖客而通詞云師在門久等	甫至則老僧相迓余見其威儀之整齊迎客之班	蓋不待見老僧而余見其威儀之整齊迎客之班	創業宜哉登堂而謁佛即瞻殿崇階石砌配廡宏	敞入講堂丈皆精潔有條營而未畢相揖茶次老	十方僧檀所容足石工木師經理後又有階石砌配廡宏	僧禮恭貌靜而樸情苦相存焉寺後址盡山巔直北	百十餘里通邊口疏鑿埋塹無所礙矚觸目皆蒼盪	覽無極由後復前殿臺而南無所礙矚觸目皆蒼盪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既立則業興功既舉則人集一切僧衆自爲山寺而
 聚僧以諸檀所散體其心而養其衆無厭焉非有
 重於僧而爲社道場也至十年如一日此種老
 衆僧休而僧躬其役則二三年一實爲大衆所
 實心願未於佛法何若發一語也余與朱公暨各
 非貴官居土來亦未向人發一語也見樸苦之狀
 客也又相與贊之以乃知其入門也何患事之有
 由也况大工垂成於八九不壯何門之患未關天
 不建况大工垂成於八九不壯何門之患未關天
 好無不畢具棟宇於九不壯何門之患未關天
 而光輝之劫突如哉孰知余去此甫二年而遂有
 之侵賊之劫突如哉孰知余去此甫二年而遂有
 不得終其居而去矣誰復終其信大法惜此縑憫
 此精藍而爲世尊一掃塵埃來問山象之泣者因
 山住遊三日見山下驟負水來問山象之泣者因
 礙殿基故塞之見余聞之而愀然但云可僧云泉
 佛法亦在風水耶自是歸而從公盤桓其崖石幽
 壯果不謬而事跡有出南塘右者當另爲記嗣是
 來京僧去寺忽忽者共十年今秋余告艱臥忽守
 山僧來省云有城內貴官某慨然發數百金已置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三十五

金粉丹青諸用料爲山中佛一疏而募助之餘歎曰
 窳於工力之尙有所需乞書外之皆貧也難捐財也
 余筆之不文也難勸人也難再舉也雖然不敢謂天
 而山事之垂成而忽壞也難再舉也雖然不敢謂天
 無悔禍心不敢謂人無力行志同於恒星而闕其瑞
 此有相功德不敢謂人無力行志同於恒星而闕其瑞
 應又豈忍謂我永平郡山之匯靈秀一現而即晦
 不自豈聖朝太平郡山之匯靈秀一現而即晦
 也故曳疾走穎也
 覺情詞之遂長也
 遷安劉鴻儒白雲山慶福寺建造莊嚴碑記云余自
 康熙甲寅解組歸里荏苒十有餘年矣迴念三十年
 久歷仕途味同嚼蠟而今世情冷矣自揣筋力衰
 微上之不能耽釋氏之空屋與長沮溺而耕於
 是修葺舊壑十數間茅屋足樂也惟世而耕於
 始而道遙巖壑怡雲聽松致不勞我精神銷聲
 不得溷我煙蘿亦且謝絕筆墨致不勞我精神銷聲
 匿景依然深山老衲耳一日有門刺進而見
 之樸樸古貌訥訥遂似不能言予心知其必深山
 與予同趣者坐次遂問曰僧何來僧云白雲山慶福

寺住持明機也又問來何為僧云實欲求大護法一碑
 記作不朽事余凡文必據此事中之情形景况以
 雖耳之端崢嶸其詞乎即捕風捉影誇言失真質言
 上我甚無益也僧云有少景况畢矣余遂取其文之
 無且悉觀之而山寺之情山水一遇名山大川輒為
 閱之展讀未竟愴然感不亦流宏肆有行乎其所
 人曠達不羈性雅好山亦不止宏肆有行乎其所
 豪飲數日不忍去故其文亦不止宏肆有行乎其所
 不得行止乎其所不感歎移時復取之乎人何
 往耶見蹟思人幽邃已耶感歎移時復取之乎人何
 讀山勢之峻秀幽邃已耶感歎移時復取之乎人何
 不可方物真天造地設一巒迴蒼翠四映千態萬狀
 淡經營而寶殿而禪堂而配廡而講室別院無不布
 置有條精潔宏敞皆自石公之儂儂乎覺身出世欲
 紙上余讀竟不禁神飛嚮往儂儂乎覺身出世欲
 噫吾郡中有此靈蹟異境未獲之遊一覺身出世欲
 亦生平一大闕事也但石公之儂儂乎覺身出世欲
 前而爾僧求記於數十年之後其故歟僧云石公
 遊時方創規模潤色未及無幾而開山老僧遭難
 而夫間左之眾善信輸資改觀矣少萬公今見
 與大力於幾成則煥乎嚴妙使少萬公今見
 合之輝龍髮螺文倍見端嚴之妙使少萬公今見
 聽不知當不作何如歡喜何如贊述矣是氣川嶽之精
 有之大結聚必有發洩之時則靈華閱數十年始興之
 由前之開闢生面繼踵之事增靈華閱數十年始興之
 關之白雲峯頂儼然西之靈華閱數十年始興之
 臧天實啟之豈偶然哉今亦不能再贅一詞揚功
 德姑即石公之文僧人亦關之靈華閱數十年始興之
 刻銘俾此山寺永鎮雄關一重述之京章萬斯年
 為不斲其辭曰法覺羣龍妙相莊嚴氣象如金
 靄罩高僧卓錫法覺羣龍妙相莊嚴氣象如金
 碧非色湛寂非空釐柱覺羣龍妙相莊嚴氣象如金
 鹿如苑雨寂非空釐柱覺羣龍妙相莊嚴氣象如金
 修清淨土滌塵氛祥蓮花寶貝月宮法燈風雷魚梵
 鹿追羣慧日慈航彼岸是度色界雖迷靈鳥怡性抱
 樸觀空保元還素金剛不毀至性常住
 勒此貞珉象教永布康熙二十三年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棲雲寺 山在團

朝陽寺 山在首

昌黎王煦和唐小潛重陽後一日登朝陽寺韻云前
年曾到此今歲又登臺景已隨時換人看逼老來秋
山青入座霜樹錦成堆昨
日茱萸酒何嫌覆一杯

觀音寺

名在南海口一

吳爾成重望海觀音寺碑記云希有世尊哀憫眾
生沒於苦惱猶如小兒匍匐知也妄人緣愛生障溺沒
然非謂其入井而矜其無知也妄人緣愛生障溺沒
諸欲蹈險走危俄失顛倒迷謬互為一旦殞謝喻之
蝸牛駸駸上危終黏高壁而猶不自覺審如是為觀則
種種寶何益刀劍護諸國士愚者操弄失度而航
濟渡險難是為刀劍護諸國士愚者操弄失度而航
人當身強健時造諸佛想擴此功德何莫非菩提也
所在恭敬嚴飭是即佛想擴此功德何莫非菩提也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三十七

關城之北多山之最高阜處舊有大士院面巨浸
而控夷夏巖石鬱然煙霧時作飛錫峯頭則見猿嘯
斷岸降龍鉢底則見花散諸天峩然萬山之表而溥
福茲土拯救眾生者利益無量竟以歲久為風雨摧
剝土人莫能新之大檀越主高侯現富貴身修清淨
業常以貲財廣作佛事遂起其圯敗而更新之大士
始儼然南面而稱隆崇也己於寺右平坦處復構軒
三楹令登眺者豁眸於滄桑間關城諸盛羅在目中
中矣微高侯誰復有破愜心而割財以施哉真具神
通力為不可思議矣復為之作頌曰稽首不動尊無
去來住法恆沙十萬界佛身常充滿慈悲憫眾生故
示莊嚴相見者生淨信甚於金口宣稱讚大智力神
妙絕希有願彼未來世共
聞常住法萬歷壬午年
山海李養和永佑寺詩云參差樓閣壓潮頭突兀危
檐界斗牛天上祇聞飛鏡裏舟到
暗展庭前畫孤棹斜飛鏡裏舟到
此幾忘歸路遠心隨鳧晚悠悠

報國寺

在城

趙國屏報國寺碑文云茲寺之建不知始於何時然
據西寺碑碣所載東曰蓋嘗為之因靈鷲是則報國之
創建當與靈鷲相終始說者謂茲寺去水門寺僅三
報國許其先為水門寺關後更提調大毛山關誠
一里重鎮也憶其時謹報國寺嚴邊疆凡將總之往來
戎馬之調遣靡不經國共勵忠貞即以前或因寺聞
意者其人矢懷報國歟建吾由來久而茲嘗聞京畿
者之內稱別有寺焉為報國勦不其久而茲嘗聞京畿
之隅而亦曰報國寺殊為勦不其久而茲嘗聞京畿
義既同而遂無報國寺也吾益不其久而茲嘗聞京畿
遠世無聞遙當存父老未嘗藍石誌之故建寺顛末
寂礎四壁蕭然即住持僧輩第以伽藍殿為棲身之
所審是而報國之荒廢其至泯沒無餘者幾希寺
僧順亮誓願重修緣工程浩大廣廈非一木所支兼
以山地荒涼乞化無人遂倡其事由是鄉中之長
庠生劉玉祥謀之亦玉祥遂力相助其來有不啻若川
者與一方之善信亦各以力相助其來有不啻若川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湧而雲蒸焉祥與僧亮輩因驚且喜曰茲事成矣爰
鳩工庀材輪奐之藍殿皆塑像於其中而肇修大殿
禪室次天王殿伽藍殿皆塑像於其中而肇修大殿
廊衛以山門繚以圍牆曾幾何時而廟貌遂煥然改
觀矣以廢若彼以興若此豈非有數存乎其間歟茲
又因告竣欲鐫諸石以垂不朽徵記於余既謝不敏
矧茲寺當其未修之先廢在平數耳迄實於今廟宇
維新莊嚴畢具兼之四山環傑而地靈不映帶其中
居然一方之勝概以是觀之何人網維其信然乎
眾人之善固不可沒也非有賢焉維其事以成之
又何能若是人也謂賢於者乎自今以始
惟願後有作者嗣為之廣其善於窮則始
茲寺永萬年長存而不混也其善於窮則始

普濟寺

白衣庵

文殊庵

普濟寺在門外西
白衣庵在西南門外一
文殊庵在石河西

余一元修建文殊庵記云山海石河西有禪院曰文殊蓋僧明玉堅志苦行之所構也其初茅茨數椽不蔽風雨未幾而瓦舍未幾而殿宇由是增兩廊增抱廈增耳房增韋馱暨山門寒暑夜梵語鐘聲遂巍然一叢屹立西郊之瞻不墮固神或淪邛墟獨此誠有以維之也竊嘗用是哉抑亦人之精誠救民水火也關一戰筆而感焉我朝鼎京里民屍水關內外後橫一鋒石河以西三十里地之戰場也夫佛生西域方綫今日之佛境即當年之戰場也夫佛生西域方主殺而佛日殺以生人爲事昔人有言曰善人爲邦百生可以勝殘去殺宣尼之誠以言善人爲邦百生一化慈祥覆天斷氣蒸且恩旁洽羣氣漸化祥理固斷雷雨終朝文武殊號詎無謂也耶苗道烈風雷不終朝文武殊號並設也在昔民逆命舞羽階愆頑民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成厥終夫當唐虞成周之盛豈不能秣馬礪兵滅朝食德而顧於潛移默化不憚迂闊以行之者誠以文德之入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三十九

廣嗣庵

門在西外

靜衣庵

門在南外

彌勒庵

子在獅林

普賢庵

門在關外

慈憫庵

西在街城

人深非若武功之可暫陳而不可以久恃也知此則佛菩薩救世之旨原與吾儒無異夫固有彰明較著者矣庵基址及庵前地若干畝皆先伯父所施以供本庵香火迄今幾四十年尚未一勒貞珉以誌顛末僧老矣於求是爲文並鑄諸西南朔氏以示來者夫邇來黔大定海內一家東西南朔氏歸版圖回視國初氣象迥不相侔惟願後之人念疇昔締造天之難思爲久安長治之計俾禮樂之興兵刑胥戢將此庵亦與常延不朽云爾康熙二年則

女貞庵 北在城東

五泉庵 孫在國英獨力修葺復捐香火地若干畝有庠生

郝漳

撰碑

梁洪五山寺詩云鳥靜松林冷高峯插五泉閒花

開潤曲流水到牀前草是山中歷僧為世外緣不須

移履齒儘 邑人郭上林五泉庵詩云屏翠疊玲瓏樓臺杳靄中

吟鞭歸去晚 一 笑指城東

老君庵 頂在老君

吳廷璽重修老君庵碑文云老君山之西麓有庵名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四十

際其披荆棘闢草萊當年創始之人與闔模宏殿

難量之廟貌巍峩前以紹創建未竟之功後可開將

竣各莊善信與住持淨月欲立石垂久以誌其事捨

承下訊敢抒鄙見以敘其事余久疏學未諳揮毫麗

南望北海控長邊且石河為帶繞於前羣山如屏

障於後而茲適置其麓每當春夏之交樹木陰翳

鳴於下登斯庵也善心薰風拂面嬌花襲人則心曠

怡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即當秋冬之際霜露既降木

逸可以潛移人之妄念此接引之名所由來也後情

之香火者各抒己見紛紛難定遂將古人之意命名

無義失矣不察有以見此庵之難也古人之意命名

也但其名之有異於實也亦無其論其符乎名

矣是為記乾隆二十七年

慈愍庵

新化孫起棟慈愍庵香火地碑記云慈愍庵近置香
火地二十畝此與永合局善有銀一百九十五兩託崇徽
坐事譴戌此豐馬占一為牟子母案月支給子錢泊陳
養痾魏氏除十錢外兩取去母錢七十九兩昇魏
陳遂死餘八子兩陳意以酬永合局歷年調卹之惠
而永合局弗受也冀蒞其本籍之子來迎喪而付
之乃魚雁杳然此物懸而無籍之豐占一乃為施之
慈愍庵中於乾隆三十五年以地七十金置地八畝已
碑而記之矣嗣於乾隆三十五年原地復求售其祖遺
地十二套計陳銀僅餘十年其何能濟復求售其祖遺
與田事梁正文金翎羽共籌助施銀六十兩復置
此田竟成二義舉是並稅契費銀百五十兩有奇
前固永合之自負田也託以陳姓資冥福予謂不啻
永合局之自付庵僧田也詢正文請為援筆記其顛
末書乾隆五十年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四十一

大悲閣

在馬道南

觀音堂

在羅城東

三清觀

在北門外羅城

山海余一元修建三清觀記云自太極分陰陽而道
之名昉之矣黃帝以前其說近幻至周道德五千言
遂奉為其門鼻祖而夢蝶莊生御風上清並列焉
羽衣者流隆稱其號曰太清與玉清上清並列焉
而以四帝配之固自有說世或疑之竊嘗援儒者之
書有以證其非誣也語云師或疑之竊嘗援儒者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當
時有是官天子所改容敬憚不敢以臣禮加之者
其人洞悉天人精奧理殊非庶職百職重之可
測其淺深故其人時光明羣生遂鳳儀舞重譯來
朝惟世實有其人為之者知而舉之尊卑嚴古
勢分能相得其彰也後世漸防微卑界嚴古
人去未遠卑躬問道然則上帝三清解世人有惑
在帝不以為褻三清不以為倨斯誠足清宜其惑

而斷其說之非誣矣山海舊無道觀明未有陰陽李
眞成者發願募資百歲翁曹繡實首其事創建於城
西北隅維時正殿兩廡門垣略具而規模未備
嗣是全真張守正自都門止其間增抱廈兩廊二
十餘楹繼起不輟一樹門坊一座於是修葺日盛鐘
磬之音四進求之清以道祖爲上帝師福焉世利
嘗因是而墮當茲大清正統中外一家所恃以廓
民互罔墮當茲大清正統中外一家所恃以廓
清其疆域而肅清其紀綱俾四海普享昇平之慶者
屬之疆域抑屬之神乎古大臣告成事往歸其廓
於神誠以人力或有不能不敬祈夫神功
功以爲己利也

觀音閣

月在城北

孚佑靈宮

角在城西北

邑人張汝金孚佑靈宮記伏維孚佑帝君以紫垣
右相協贊天宮部署風雷權衡善惡與文昌關聖忠
勇明垣諸帝君飛鸞救世久矣夫震懾塵寰感孚海
隅矣自乙卯歲臨渝之鄉人士感荷神麻建靈宮於

永平府志

卷四十一

寺觀附下

四十一

角山之駐雲軒而資保障不有碑記何以傳信於
將來粵稽孚佑帝君世稱呂祖祠宇徧天下功德在
蒼生而究之藉夢枕以問功於世學宗尼山彌
籤以決仙尊爲道宗而未得於諸君維是但目爲
詩酒之深意則茫乎其未得於世學宗尼山彌
人心之深意則茫乎其未得於世學宗尼山彌
全唐詩集雖多言道術而其不出世之具聖尼山彌
復諄諄垂訓勒爲成書蓋道術者不悖世之具聖尼山彌
治世之方聖訓無不通道固並行不悖世之具聖尼山彌
人學士自讀孔孟之書而於全書則忽而不察無怪
乎所以崇奉者不過求方祈福卜靈籤以決休咎藉
夢枕以問功於世學宗尼山彌
請神明而於神名而已矣甚矣俗情之惑也人心者則無
一事以相應即稍知報答亦不過於建廟宇以修則無
謂可對神明也抑知帝君救世之苦衷固不在是哉
竊嘗讀塵寰要覽一書綜括禮少儀內則諸經之
精義而酌古準今以爲小學之繩墨以明大經之
津梁而鸞鶴集學編實足發明之學之仰
見眾願宏深務期內編實足發明之學之仰
胥歸於誠意正心之實庶幾挽回世運共覩昇平而

救世之心始慰故曰建廟宇以修供獻亦未足以答
 神明也然而廟宇又何可不建也敬考國家祀典文
 帝武聖皆已秩隆中祀享備春秋豈非以維持世道
 功德在民而祀之哉鄉人士之奉孚佑亦然矣臨渝
 舊有呂祖廟在西南城隅湫隘塵難敬修而
 角山爲關城保障實仙靈所欣賞之區人心既默有
 感通神功亦屢昭靈異於是移建祠宇之議眾敬留
 同自乙卯歲始至丙辰歲落成廣集衆緣敬留靈
 蹟石刻繪象正中爲孚佑聖容劍者爲天眞子右
 爲盧仙君左爲柳仙君皆天上眞容非人間筆墨也
 又有諸天寶墨輝映棖楹忠勇帝一言聯云願之
 修陰隲到此處來謁神明旨哉至言實立廟之本
 亦若曰建廟宇以修供獻未足以答心神明也遂其
 諄諄屬望於世人心者而救世之心始慰也
 茲山爲諸神會聚之所臨照匪遙鄉人土果能時
 修省如對神明即不祈禱登山亦必在洞鑒之
 仰邀錫福矣固願與鄉人共勉之爰述立
 廟之原始如此咸豐十一年辛酉仲夏

以上臨榆縣